

更正：八月號同版第五行，「翌日，七八年元旦……」應為「翌日，六八年元旦……」之誤，正如文中所說，十年人事觀念，均不可同日語，恐招誤會，故特更正。



疾風知勁草

十號風球下蝸居雜憶

「荷貝」襲港，高懸十號風球，蝸居停電，電話亦不通，困於百尺見方屋內聽風動萬物，聽急雨亂彈於瓦上，屋頂塵泥飛落，窗外一逼空濛。想這場颶風不知又吹倒了多少樹木，不知又有多少不堅牢的東西隨風而逝。晚上風歇雨竭，而電燈仍未復明，在燭光下把案

頭積壓的公務清理後，稍作休息，心頭映現一幕幕曠野中風雨中的情景。

一周前，西貢上高寮營地上，一號風球雖不為城市中人重視，卻在巧合的地形上與無遮擋的曠野中造成了莫大的威脅。我們營分五隊，其中大都是十三歲的少年。晚上狂風急雨，風威不下於一年前石龍洲八號風球的經歷，而雨尤過之。午夜醒來，水深過足踝，衣物盡濕，而營帳掙扎著欲隨風飛走，苦苦支撐，還得奔走各營間，支起倒下營帳，指導各人應變與及為這羣手足無措的少年人打氣。各人支撐著營柱，或坐或站，擁著濕透的布被，強睜著睡眼等待天明。整個晚上，我心中祇存一個念頭，這羣少年人支持得住嗎？萬一……

天一亮，風雨稍竭，少年們爬出營外，又是嘻嘻哈哈的去用濕透的柴枝造早餐，去收拾那為風吹倒的建設，和料理濕透的衣物。我看著這羣精力充沛，毫無懼色倦容的少年人，自己反倒覺得憔悴了很多。

× × × × ×

兩年前浪加老虎坑下山坡，在愉快的營地生活的最後一個晚上，正在預備著營火柴枝，疏星朗月的天空忽然電光頻閃，轉瞬間為烏雲所掩，隨而烈風暴雨，雷電交加，這場風暴維持了整個晚上和一個上午，既使得我們十分狼狽，然而稍為吃過早餐，三十餘個少年人仍能在雨中秩序井然的收拾營區離去。

回來報報，是晚大浪西湧三百餘野營客，受不了狂風吹襲，以無線電向警方求助。

有朋友問我，你常常帶著青少年人到曠野去活動，萬一風雲不測，人事不虞，如何是好？我說：不虞之事，非人意料，我們不可因噎廢食，人能自負，才可立於天地之間。至於事到臨頭，處理方法祇有：逆來順受，鎮定從事八個字吧了。

衆人都會說：在今日物質文明，奢華腐化的社會裏，青少年人應該多些嘗受風雨，經歷考驗。然而能夠帶領他們去嘗受風雨考驗的成年人，他們所受的考驗，豈不要為艱苦與孤獨嗎？

一年前，在大嶼山石龍洲營地上遇八號風球，無法撤退，三十多人在營地上卻平靜地渡過一夜。回程船上，一位女記者向我們採訪，少年們爭著說他們有趣的經歷，根本不把風雨當一回事，那位年青的女記者，得不到她想象中的回答，失望離開。

× × × × ×

一九六八年夏，八號風球高懸。幾個少年人相約外出歷險，登西區炮台山，一路上談笑嘻哈，對著為狂風所飛揚的物件與倒下之大樹視若無睹。至青草崗與炮台山間坳口，狂風轉盛，一不留心中雨傘忽地張開，蓬然一聲，掙脫掌握，變成黑點，飛越山背。眼鏡隨亦撲地，在坳水中飛快滑行，手快一把抓著，自身卻無法站起，不由自主向前滑行。此起彼落，不過瞬息之間，自己簡直還不知發生何事。「伏下！伏下！」幾個人大驚失色，靠在一起，

雨如箭下，打在臉上，睜不起眼來。大家聚作一團，強行衝出坳口，風力才始稍弱，回頭看留在坳上泥中兩道長長的為雙足造成的印痕仍在，深慶逃過一劫。繼續登山，一路平安無事，祇雨衣和擋雨膠布為烈風吹得「關咁」作響的聲音至今宛然在耳。

回家後，才知已高懸十號風球有一小時多了。母親問起，不敢撒謊，這件荒唐的事卻祇引起她眼中閃過一絲的關懷，沒有受到責備，反倒覺得她正在默許著兒子去多受風雨磨鍊。母親逝世十年了。回顧自身，仍祇是處敗屋中一鄉曲士，然而那股獨立不移，不為時勢潮流所動的意氣，尚未磨滅，亦足自慰。

利字當頭

港外小輪的惡劣服務

在這個趨利的社會裏，謀利是天公地義之事！但公共服務機構能否一味維護自己之利益而妄顧羣衆呢？

近年來旅行風氣日盛，假日港外交通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是事實，但有關方面是否有想到如何改善，而又是一味在維護本身利益上去打算盤呢！

筆者是一個少年團體的導師，假日常帶隊外出活動，就經驗中對港外小輪的服務態度，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。

某年復活節，乘船往東涌（中途站），適值潮退，需要駁艇靠碼頭，可是落船人多，載滿一駁艇後，小輪竟不理人便開出，並聲稱小



輪公司不負任何責任與駁艇費。然而筆者所帶領的部份少年已下駁艇，而筆者與其餘部份卻在小輪上。彼此分散，若有任何意外，小輪公司可以不負責，筆者卻難辭其咎。其後小輪泊沙螺灣，慌忙急走東涌碼頭，尚幸分散少年都安靜在碼頭等候我們。

上年聖誕節，寒雨中結束黃龍坑的露營，一行三十餘衆正預備乘搭正午左右的回航船往青山轉車（我們的歸途目的地是上水）碼頭上擠滿了歸心似箭的旅客。小輪公司臨時宣佈該

班小輪客滿，另有特別船接送。原班小輪泊岸時，船上疏疏落落，尚有甚多空位，然而該職員在跳板前攔著各人不准上船。小輪開走，久泊灣外的水上巴士立即開到，（真是服務周到，效率奇高）卻是直航香港的，每位收費四元，比之原船貴上好幾倍，但各人不得不搭，亦無有怨言。可是我們一行卻非往香港而往青山，祇好在碼頭上目送著水上巴士開走，哭笑不得。

最近，香港重光日假期（連接周六周日共三天），筆者所負責的團體預備往西貢赤徑野營，筆者因另有活動沒有參加，事前千叮萬囑負責該活動者要預早兩小時帶隊到碼頭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當日往西營及野外活動者人山人海，可是小輪卻久候不至，遲了一小時多才「一蹦蹦」而來。（此現象非常特殊）於是碼頭上乘客一擁而上，向幸我們的團體早在碼頭等候，第一批便上了船。不一會船上已擠得水洩不通。由於人數超額，船長不肯開船，勞動警察勸駕——要部份乘客離船，並保證另有專船接載，擾攘良久，不得要領，由於我們人數衆多，我不入地獄無人肯入地獄，不得已落船。由小輪公司另外安排下，至晚上九時許始抵赤徑碼頭。由下午一時在碼頭起計共去八小時多，而數十青少年仍未吃飯。

當時筆者不在場，不知道上船人數是否無法控制。然而類似事件必仍日益嚴重，船公司與政府到底作何安排解決？往者已矣，來者可追。身為一個野外愛好者而言，實在不得不多說一句話。